

牧 (外三章)

■王猛仁/文 葛罡/图



当怒放的花朵即将消隐，当蓝色的暮霭铺满空中，草原，随之平添了又一抹诗意。熙熙攘攘。多姿多彩。无穷无尽。此刻，百鸟潜入时明时暗的林间，闭上一对对睥睨天下的眼睛。空旷的原野和卑微的小草，却在无息的哀声中归于沉寂。羊群沿着回程的路彳亍而行，像淡墨一样的浮云，濡染了草原熠熠闪光的衣裙。流萤点亮自己，化为一盏盏小灯。清晰的白昼和朦胧的黄昏，绚丽与单调，冷漠与亢奋在一起交织。漫无目的，而又严格有序。时而复灭，时而复明。牧羊女，追逐着日月，追逐着亘古不变的节奏，傲然驰过万物的头顶。等待、迎接、送别，再等待……

驼铃摇响丝绸路



山塬起伏。瀚海苍茫。关隘漫漫。前方有一棵没有饥饿和疲倦的沙枣树。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竞赛。这是一条横亘中亚的古丝绸之路。

目光向驼队逼近，驼队向金沙逼近，脚步向太阳逼近。似乎一伸手就能触摸天地，就能拥抱太阳。它们很沉默。没有豪言壮语，只知道向着天堂的高度。那深深的驼印，就是一座鸣沙山，就是一泓月牙泉。在路上，在有蒲公英的路上，心儿像白色的云一样透明，像金色的露珠一样闪亮。人们是多么容易被怙惠。当你惊闻驼铃声声，当你听到自己前行的跫音，当群山扑面而来又擦肩而去，当眼前不断变幻着画卷般的胜景。此刻，我终于追上了你，终于……终于在你的金色沙丘里浮沉。

沉默的石窟



坐在高高的石阶前，内心装满了疑问，我只能蘸着曙光，在幻想里为你描摹。我好像一下子走近了你。匍匐在山脚下作休眠状。我仰望着大大小小的石窟，似乎有千万道光束发出了美妙的佛音，原始，苍茫，

浑厚。看着每一个过客很虔诚的样子，双手高举，目不斜视。我想一步跨上崖面，去追逐魏风，去聆听唐韵，一丝一毫地缩短自己的身影。我由此知道，这是一场持久的搏斗，也知道捕获之后有一种胜利的喜悦。但，我更为清楚的是结局，结局背后隐藏着与佛教有关的诸多故事。我挨个数着，数着，它们兴许都是北魏时期的化身，庄严，傲岸，亭亭玉立……等我走近，我分明知道，它已静默千年，筋疲力尽……此时，每一个洞窟如同一双双眼睛，似乎向我们诉说着什么。

笔架山风光



很想有个裸露的心情，一个人幽幽地为你留着，让思念的灯盏盛满你的梦，让红色的旗帜淌满动人的船舱。看，最先被鸟声擦亮的是你的一声轻叹，然后是大山背后那一抹云彩，以及成百上千只和旅人们梦一样的眼睛。真的，很想有个孤独的时候，径直地走进你的风景地，让那些伸着懒腰的花花草草，微微地笑着，重新温柔地等待你的黄昏，让笔架山冰冷的水落在滩涂上。从此，被秋风吹灭的星星在草丛中，在湖面上，一颗接一颗地明亮着。鸟儿，在鸟声中露珠一样鲜嫩。以及，黄的春，绿的夏，黄的秋。唯有时光和无法描述的冬，显得尤为漫长。这些，总能越过我们一再妥协的期望。

热爱 (外八首)

■邵超

做不了月亮
就做一只萤火虫吧
这样或许会被
一个热爱月亮的姑娘
逮住

怀念一只鸟

一群麻雀
在那里觅食
远远望去我非常忧伤
因为没有一只鸟儿
留意我

另一种爱

拥有是爱
在远处默默凝望
也是爱

失落

爬上了高处
突然发现
我要摘的那枚青果
长在
另外一个枝头

浪漫其实很朴实

浪漫其实很朴实
譬如丁香名字的由来
竟然是
花型如钉子且香

从你家门前走过

门虚掩着
窗虚掩着
我想起
你虚掩的眼睛

乡情

尽在一缕炊烟中
醒袅袅
梦也袅袅

漂泊

我在
你的家乡
你在
我的家乡
我们都
抬起头
仰望月亮

断想

风刮着刮着
停了
花开着开着
败了
我想着想着
竟然忘了
想的是什么



落叶

■张国营

深秋季节，几场秋雨过后，天渐渐转凉了。一早一晚的斜风里，树叶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叶背面绿色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丰姿绰约的，露一个妩媚的笑。按说，落叶是自然现象。我国北方地处北温带，每逢秋季，由于气温较低，雨水减少，使得植物的根部吸收作用降低，植物体得到的水分与无机盐大减，从而不能正常地进行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等生理活动。如果继续保留叶，就会蒸腾出大量水分，威胁植物生存。所以，多余的叶子要落下来。当度过寒冷与干旱之后，新的叶片便会长出。可是，多愁善感的文人联系自己的身世往往触景生情，由落叶生发出浓重的悲秋情愫。在滕王阁赴宴的王勃看着漫天尽染的秋叶，又看了看满座的陌生宾朋，一个游子的羁客伤感滚滚而来。他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提笔写道：“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孔绍安“早秋惊落叶，

飘零似客心”的真切心境，对于此时正美酒当口的王勃，又何尝不是感同身受。就在这群文人与落叶激烈地交织共鸣时，另一群文人则显得异常平静。他们生活最多的时间与地点就是逗留在自己的寓所，因而没有了故里归属的不解心结，在他们心里只放着淡泊，从不狂热也不诋毁游子世界里的自由，低调地活着，与落叶相见不惊。比如五柳先生陶渊明听着头顶落叶的窸窣纷飞，在东篱下看了看此刻正气象勃发的南山，无比闲适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甚至还有一些诗人，以其旷达的胸怀盛赞落叶纷飞的秋，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他的《秋词》（其一）中写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的《采桑子·重阳》中写道：“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当代作家贾平凹通过对叶的观察和对比，更有所悟。他在散文《落叶》里这样写道：“……来年的春上……我将历年收留的落叶拿出来，和这新叶比较，叶的轮廓是一样的。喔，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



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里长上来，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地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地凋落去……我忽然醒悟了，觉得我往日的哀叹大可不必……欢乐到来，欢乐又归去，这正是天地间欢乐的内容，世间万物，正是寻求着这个内容，而各自完成着它的存在。”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春华秋实，潮涨潮落，盛衰枯荣，生老病死，都是难以抗拒的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树之落叶也是如此。不管你悲秋也好，颂秋也好，都改变不了事物的结局，只不过“一切景语皆情语”，经文人骚客情感过滤了的景物自然增加了浓重的感情色彩。秋还是秋，落叶还是落叶。